

海上說夢人著

社會
小說

歇
浦
潮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訂正四版
 圖繪 歇 浦 潮 (全五集)



分發行所

本書 版權 已于 民國 十三年 正月初 八日 完全 讓與 本局

著 者 海 上 說 夢 人
 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初集	二集	三集	四集	五集
九角	一元	一元	一元	一元
全書五集 定價四元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寧波 溫州
 閩縣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世 界 書 局

歇浦潮目錄

第五集

卷九

- | | | |
|-------|----------|----------|
| 第八十一回 | 辣手段遊子還鄉 | 硬心腸蕭郎陌路 |
| 第八十二回 | 誇舊遊當筵論因果 | 結新知背地設機關 |
| 第八十三回 | 計出萬全迷龍有陣 | 功虧一篑縛虎何人 |
| 第八十四回 | 燕子窠下場憐賤妓 | 虎狼窟歷劫嘆貧娃 |
| 第八十五回 | 強中強乖人受騙 | 冤裏冤小婢遭殃 |
| 第八十六回 | 一封信險破財奴胆 | 八百金頓迷窮漢心 |
| 第八十七回 | 傳機密屬垣有耳 | 避偵探伺隙何人 |
| 第八十八回 | 甘言易入弱女移家 | 孽報難逃惡奴結局 |
| 第八十九回 | 藏頭露尾莫測妖狐 | 俠骨冰心決除害馬 |

歌浦潮目錄

第九十回 設陷阱疑雲障雨

洩命案遠走高飛

卷十

第九十一回 作惡人難逃法網

可憐女大受折磨

第九十二回 上公堂奶奶求救

抄小路太太遭疑

第九十三回 中葦難言懦夫洩憤

下堂求去蕩婦無情

第九十四回 收覆水負荆登門

避後患連壽帷幄

第九十五回 天理循環請君入甕

人心叵測縱虎歸山

第九十六回 玉鏡臺前遭白眼

流蘇帳底進紅丸

第九十七回 禍生肘腋醋海興波

病入膏肓情場結局

第九十八回 請名醫何期滑脚

酬月老不惜纏頭

第九十九回 匿私贖虔婆工謀

啖餘桃優伶中計

第一百回 變起家庭證惡果

潮翻歌浦結新書

歇浦潮卷九

海上說夢人撰

第八十一回 辣手段游子還鄉 硬心腸蕭郎陌路

王老二此時正在後面哺他女孩子牛奶聽得外邊嘔吐聲音慌忙奔出來觀看見紅珏倚在筱山懷中面前地上嘔吐狼籍腥穢不堪驚問筱山身上可曾被他弄髒筱山搖頭說沒有髒老二急喚娘姨權把小的床上放一放拿掃帚拖糞出來收拾地上筱山擁着紅珏問他可要弄杯茶喝嗽嗽口紅珏聽說徐徐抬起頭來醉眼惺忪對筱山笑了一笑道你不討厭我麼筱山說沒有這句話那個討厭你來紅珏又微微一笑接着說我疲乏得狠那裏可以讓我橫橫老二接口道下面又沒榻床除非到我樓上去筱山道他醉得這般模樣怎能上樓老二道不打緊你我二人扶他上去就是這裏地板上我也要叫娘姨好好兒洗洗乾淨呢當下老二幫助筱山將紅珏半拖半扶的弄到樓上筱山看老二的房間佈置倒也頗爲考究全房外國木器銅床繡被乾乾淨淨的褥單軟鬆鬆的兩對枕頭壁上四幅畫片都是西洋出浴美人圖梳妝臺上兩只和合銀粉盒一面團圓大洋鏡還有水仙花瓶子噴銀照框兒都對對成雙筱山將紅珏扶到床上和衣橫下他二人便在旁邊一張沙發上坐下老二笑道我這妹子就是貪杯的不好他常喝得這般爛醉人事不知你還沒摸着他脾氣適纔不是他說我

小器。我也不讓他再喝的了。筱山道：這也難怪他。愛酒的人也同愛吸鴉片煙差不多。明知吃入肚中沒甚好處，却都要吃他一個盡興纔肯放手。這也不知什麼緣故。老二忽然笑道：適纔你們二人倒好像一齣戲。文筱山問什麼戲。文老二說賣油郎獨占花魁，像不像。筱山大笑。這時間樓底下小孩忽然啼哭起來。娘姨高喚奶奶，你快下來拍拍小官。我在這裏拖地板呢。老二答應一聲，對筱山說：你在這裏陪陪他。我下去一會就來。筱山連聲諾諾。老二跑到樓下，拍那孩子睡不意。這孩子脾氣很壞，沒人陪着，他竟睡不着。只顧要哭。老二祇得陪他，橫着一手輕輕拍他，安睡拍了一陣，孩子睡熟。老二也迷迷糊糊的橫着了。等那娘姨洗淨地板進來，見一大一小都睡在他的床上，不敢驚動。又恐他們受涼，拿一床乾淨絨毯輕輕替他們蓋在身上，又將自己的棉被搬出，用幾只方凳搭起一張臨時床。就這樣勉強強的睡了一夜。老二沒人喚，他也糊糊塗塗的睡到天明。睜開眼見自己橫在娘姨床上。方想起樓上還有紅珏、筱山二人一醉一醒不知怎樣了。因我並未預備留他過夜，故沒將熱水壺放在樓上。不知紅珏睡到半夜可曾口渴要茶。更不知筱山將什麼給他解渴。此時頗悔自己疏忽，懊惱不及。即忙躡足上樓，側耳聽房內並無聲息，推推門裏面已上了門。老二插身不進，只得重復回到樓下。仍在娘姨床上睡了一會，約摸到十點鐘，光景方聽得樓上紅珏喚王家姐姐的聲音。老二再跑上去。

門也開了。筱山仍靠在沙法上。紅珏也和昨夜上來的時候一般。和衣橫在床上。被褥不亂。枕頭齊整。老二問他。你可是這樣沒蓋棉被。睡了一夜。豈不凍壞身子。紅珏笑說。我昨夜未知怎的。醉得如此。糊塗一點兒。沒曉得。睡在你家裏。佔住了你的床。累你沒處睡。適纔醒轉來。方纔知道的。真是對你不起。老二道。說那裏話。自家姊妹。何用客氣。我自己也。因在樓底下。睡着了。連茶水都不曾預備。不知你夜間可覺口渴。紅珏道。我睡得糊裏糊塗。倒並不覺渴。又對筱山說。你渴不渴。筱山道。我也不渴。老二對他二人端詳了一會。說你兩個夜間。這般貪睡。不用被褥。回頭着了涼。休得怪我。二人聽說。哧。笑了。老二問他們可用點心。筱山說。我店中有事。來不及吃點心。紅珏也因一夜未回。恐少爺尋他。急於回去。當即約期再見。兩人先後出來。紅珏歸家。筱山也自回店。可巧這天早起。開店的。尋筱山有事。筱山宿在外面。尚未到店。幸虧他平素之間。人緣頗好。店中朋友。幫他的忙。在老板面前。掉了一個鎗花。說筱山有親戚。初由甯波出來。昨夜陪他住在棧房中。尚未回店。這本是出門人常有之事。店東信以為真。筱山到店。那朋友即將這片話。告訴他聽了。並說老板尋你。少停問及你。可照此回答。免得口供不。同。筱山謝了這朋友。幫他的忙。店東覲面。果然問他。昨夜在何處歇宿。筱山即將那朋友教他的話。照說一遍。店東自無他話。也是筱山命該晦氣。倘使今兒被店東埋怨幾句。令他有了怕懼。以後不敢在。

外過宿也許可以免却後來一場禍患。這番第一次被他平安逃過。他自以爲有人幫忙。大事無礙。所以心中一點兒不念着店東識破他住在外面的過失。一心記念紅珏的綺膩風光。令人可愛。自己何修得此。昨夜他對我說。菜館相見種種不便。朋友家中亦多困難。所以教我借一處房屋。爲我二人相會之地。這原是我求之不得。不敢出口的說話。難得他親口許我。事不宜遲。待老板走後。我還得抽個空兒。出去尋房子呢。這天他身子雖在店中心。却早已飛在外面。軋軋。賬弄不清楚。開開發票也。因算錯。大小數被人說回。真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好容易盼望到老板出去了。他即將鑰匙交給一個朋友。說我有事走開一會兒。就回來的一個人跑了幾處。見那召租的空屋雖多。但大的似乎房錢太貴。小的又恐紅珏睜不上眼。所以跑了一天。未能看合。第二天仍舊自跑。這夜又逢約會。紅珏一見。就問他房子怎樣了。筱山實告。看雖看過幾處。有些地方出入不便。故而尙未定局。紅珏也說。出入的地方。果然很爲緊要。這種事。最怕家眼不見野眼。見最好。揀一個僻靜所在。晚間往來的人。越少。越妙。我從前有個姊妹。住過的地方。倒頗幽靜。去年他已搬了出來。聽說現在住的這一家。欲將樓上房間轉租出來。不知是真。是假。這房間我倒見過了。很爲清潔。只是開間小些。橫豎我們難得去的。並不預備請客。小些無妨。這裏我開着張地名門牌字條在此。你拿去尋尋。如其有的。

話只消你能合意，也不必再教我去看。儘可丟定錢，作數好在你是木器店出身，無須請人估價。買木器你揀應用的搬幾件過去佈置好了。我們再正式進宅。就是筱山大喜，接了字條，藏好。次日他便按圖索驥，尋到所開的地名門牌，果有樓面出租。二房東是個女人，原來便是紅珏的姊妹，並未搬場。而且他們早有接洽，所以要告訴筱山。說他搬了，另有別人借住，無非因恐筱山曉得他們相識的要教他自往租借。日後的房錢，便不能再教筱山拿出自己。豈不多一票損失，故而務必令他轉一轉手，乃爲自己脫却干係的意思。筱山那裏知道。當時講定租金，丟了定洋，又向二房東要根藤線量一量。四週牆壁尺寸，以便置辦木器傢伙。筱山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同女人租房子。不曉得小房子規矩最着重的，是張床。他却以爲全房間木器都要考究些兒。幸虧自己在木器店做賬房，就把最上等的柚木傢伙送了一房間過去。對人却推頭朋友託買的賬，却掛在自己名下。連銅床、書鏡，差不多價值八百餘番。紅珏見了，沒口稱贊。筱山得意無比。自此他二人有了這所巢穴，况值心熱似火的當兒，每隔一天相會一次。只是筱山是個賬房，他的職司比衆重要。或早或夜，店東常有找他講話的時候。他走了，雖有朋友們爲他應付彌縫，但難得一二次，或可彌縫得下。怎禁他？以爲常往往天沒黑跑了出去，必須接到次日十一二點鐘纔回店。老板竟難得與他見面。有了事找他一次，不着兩次，不着三

次五次甚至尋了十次八次還不能說到一句話。朋友們爲他槍花掉之又掉。後來簡直掉無可掉了。祇得實說他宿在外面。店東因筱山是他的得意門生。聽了頗爲希奇。暗想這孩子平素還稱誠實。緣何近來忽然變了一查賬方知被他用虧空二千多塊錢。這件事最觸店東之忌。心想我命他管賬。他用空我銀子。乃是監守自盜。幸虧現在還沒過端午節。銀箱中存款無多。轉眼便是節邊。各處收得賬來。若被他捲幾萬跑了。還當了得生意人的手段。何等利害。這店東當着筱山的面。並不說他半句。却暗地寫信通知他的保人。說某人用空若干銀子。店中萬難再留。請他轉知前途家屬。照數帶了銀子來。同他回去。保人見信。別無他話。祇將原信加封。寄往甯波。給筱山的老父過目。這邊急足分馳。筱山還同做夢一般。伴着紅珏。樂不思蜀。那二千多塊錢。果都用在紅珏一人身上。因紅珏堂子出身。愛刮小便。宜慣了。筱山第一次同他相識。就送了張梳粧檯。加上小房子中全房柚木傢伙。銅床。油畫。以及歷次吃大菜等零星費用。足有千金之譜。他每月所賺不過十塊錢薪俸。一切自然都是掛在賬上。後來紅珏又不時託筱山買長買短。他祇開句口。筱山因要博紅珏的歡心。不敢不從命。維謹。紅珏祇顧自己刮進那願旁人死活。筱山填了錢。紅珏不還他。他也不便伸手去要。免不得又都併入欠賬。紅珏貪得無厭。筱山也供獻彌窮。因此閱時雖然未久。虧空之數已二千出了頭。講筱山的老父在甯波還

有些田產房屋。區區數千金。未嘗吃虧不起。不過鄉下人大都一錢似命。好容易教他賠二千多塊錢。他得了信。幾乎氣得他要死。起初打算置之不理。由兒子一身作事。一身當的。後來想想上海來信。教我帶銀子去領人。可見已被筱山店主人吃住不放。倘我這裏不送銀子前去。筱山那裏有錢彌補。吃官司坐外國牢監。也是意中之事。自己祇此一子。倘有三長兩短。豈不絕了我吳家的後代。到底父母都有愛子之心。他轉過無數念頭之後。仍覺惟有認晦氣賠銀子。是無上妙策。橫豎我死之後。遺下家業。也是掉給他的。早用遲用。由他自主。我生前雖能管他。死後那能再爲約束。現在我自己譬如死了銀子。由他去用罷。這一來算他想得穿透。照那保人來信的數目。如數打了匯票。分毫不缺。命人送到上海。帶這畜生回來。我須得結實做戒他一番。也不必再教他做什麼生意。買賣料他生來是種田的骨頭。還是留他在鄉下種種田罷。這人一到上海。且不先尋筱山的保人。却寫封信通知筱山。約他到棧房中相見。筱山見信。曉得家中有人來了。出門的人。誰不樂聞故鄉消息。而且筱山的老父。每遇便人到上海。常有吃食東西。帶給他兒子。故筱山這一墜。以爲父親又有什麼吃的東西。帶來了。教我自已去拿。故此非常歡喜。興忽趕到棧中。尋見那人。那人看筱山嘻嘻哈哈。笑容滿面。暗想他闖下如此大禍。倒還不担心事。却也奇怪。但願來信不實。那就大事無礙了。當即很懇懇切切。將原信給他觀

看。心。中。只。望。他。駁。斥。幾。句。不。意。筱。山。不。看。這。封。信。猶。可。一。看。之。後。宛。如。五。雷。擊。頂。魂。魄。俱。消。面。容。立。時。變。了。顏。色。渾。身。驚。悸。四。肢。振。動。非。但。沒。話。駁。他。反。顛。聲。問。來。人。這。便。如。何。是。好。來。人。聽。到。這。句。話。也。不。覺。涼。了。半。截。心。知。信。上。之。言。並。非。無。因。這。二。千。多。塊。錢。也。賠。定。了。因。問。筱。山。怎。生。用。虧。空。這。許。多。錢。的。筱。山。低。頭。無。話。那。人。又。告。訴。他。老。父。得。信。動。氣。的。情。形。筱。山。心。如。刀。割。默。默。無。言。那。人。勸。他。好。好。回。店。別。人。不。說。你。你。也。休。對。他。們。提。及。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並。無。什。麼。大。不。了。之。事。我。已。帶。着。匯。票。來。了。你。父。親。原。教。我。尋。你。保。人。接。洽。不。許。我。同。你。多。話。的。我。因。恐。保。人。那。裏。一。面。之。詞。難。以。作。準。因。此。喚。你。問。問。本。是。私。的。你。現。在。儘。可。回。店。不。用。擔。心。待。我。明。日。找。着。你。保。人。將。欠。賬。了。清。之。後。帶。你。回。轉。甯。波。暫。時。你。只。願。照。常。辦。事。切。不。可。在。朋。友。面。前。露。了。口。風。反。失。自。己。的。場。面。至。要。至。要。此。時。你。休。多。耽。擱。了。早。些。回。店。去。罷。筱。山。聽。到。父。親。要。他。回。轉。甯。波。這。件。事。更。比。教。他。還。銀。子。歇。生。意。難。堪。百。倍。因。他。這。時。候。正。同。紅。珏。如。膠。似。漆。心。熱。萬。分。那。堪。提。起。分。手。兩。字。出。了。棧。房。還。有。什。麼。心。緒。回。店。却。一。脚。到。那。小。房。子。內。給。二。房。東。的。娘。姨。兩。角。小。洋。車。錢。教。他。去。請。袁。家。奶。奶。有。天。大。事。情。立。等。他。講。話。萬。不。能。遲。緩。的。紅。珏。聽。筱。山。白。晝。喚。他。不。知。何。故。也。卽。坐。車。趕。到。這。邊。筱。山。見。了。他。的。面。倒。反。話。也。說。不。出。了。只。願。啼。哭。紅。珏。莫。明。其。妙。再。四。盤。問。筱。山。始。帶。哭。帶。說。將。一。切。情。形。大。略。告。訴。他。聽。了。却。並。沒。說。穿。都。是。爲。

他而起然而紅珏是何等聰明脚色一聽數目心中略一盤算已知與自己身上略有幾分關係但他那肯認錯而且東西已到手中也未必願意嘔出來還他故他主意打定連說話都避開自己的界限但惜別之意彼此未嘗不深表同情看筱山痛哭他也不免陪他流淚一面勸筱山說這是你爹爹的主意父命難違你若不回去豈不被人談論你不孝好在你有此一條心後來未必無再見之期戲文中往往有許多恩愛夫妻拆散了後來又團圓的何須愁苦你走之後我一定守着你等你回來再圖相見便了筱山聽說更心痛欲裂哭道你也教我走嗎我那裏捨得離開你呢紅珏道我也何嘗捨得你去其奈大勢如此難以挽救常言說好事多磨不磨便不成其為好事了你快些住哭你哭了我也傷心的只消你回去之後不忘記我早去早來仍和現在一般有什麼不快活呢紅珏雖然竭力相勸筱山那裏消得下一腔怨苦兩個人淚眼相對整整的傷心了一夜次日天明筱山叮囑紅珏說那邊來人還賬手續了清便要回去說不定今明天就動身的我明天倘若不走夜間仍到此地如若要走的話那就來不及同你道別了這裏小房子你必須替我留着我多則一兩個月少則十天半月等有機會一定要到上海來看你你務必守着我房錢到期替我墊出了我改日還你我走之後你在家氣悶儘可出去散散心我身子雖回甯波心却常在你旁邊呢紅珏一一答應兩個人依依不捨含淚

而別第二天紅珏再到小房子中等等筱山不來。知他果然走了。只得乘輿而來。敗輿而返。往時紅珏沒同筱山相識。丈夫不回來。他一個人在家。頗坐得住。這些時被筱山陪伴慣了。一旦沒了他。頓覺冷靜。異常不勝納悶。只得聽從筱山的說話。往遊戲場中散悶。不過悶在心。遊戲那能散他得了。所以去者。亦不過消磨些時間而已。可笑遊戲場中一班想吃天鵝肉的少年。見紅珏許久不來。現在忽然出現。彼此都歡迎異常。又和從前一般。跟着他脚根亂轉。紅珏起初頗覺有些討厭。後來想想。筱山由這上頭起點。此中未嘗不大有人在。於有意無意之間。一一細爲考察。見內中有個後生。更比筱山年輕俊俏。紅珏暗想。此人倒也生得乾乾淨淨。不討人厭。現在筱山回甯波去了。我何不拿他開開心。聊破自己寂寞。橫豎不同他有花頭。說起來也未必對筱山不住。心中存了這個念頭。眼光不期然而然的。逐漸同那人鬥筭。有一天紅珏與那人在扶梯口相遇。紅珏對他一笑。那人原是個花叢老手。見機會來了。不肯錯過。就此向他開口。紅珏也沒拒絕。兩下居然答了話。紅珏老規矩。又約他在虹口海上春吃大菜。古人有言。色不迷人。人自迷。何勞紅珏水性楊花。盡人可夫。在先雖然拿定主意。不同那人有什麼別的往來。及至幾回大菜吃過之後。自己又酒醉風狂。那裏再按捺得住。這後生姓徐名喚潤生。是個滑頭。幾次三番。要求紅珏去開棧房。紅珏因棧房是出入人頭最雜的地方。那裏肯答應他。

心想他若提出借小房子的問題。我倒不妨試試。豈知潤生極精刮曉。得借小房子。不免有種種開消。自己不願意花這筆錢。因此也假作癡呆。毫不提着這上頭的說話。倒把紅珏弄得忍無可忍。打算反湊上去。想想倘若再借王老二那裏。恐被他笑我路道太粗。幸喜筱山此時不在上海。倒不如把潤生做一個入幕之賓。權爲筱山的代表。爽快就在小房子內相敘便了。主意既定。告訴潤生。推頭說是小姊妹借的房子。潤生祇圖揚便宜。管他誰的所在。自此格外情濃。紅珏幾欲將潤生放在心的居中。不讓他稍偏一分半釐。從前那個筱山。不但丟在腦後。閒直放到了脚跟底下去了。紅珏雖然樂意。却把做他二房東的那個小姊妹。幾乎嚇煞他。因房子是筱山向他租的。又聽筱山自己說回轉甯波。並沒多少日子。耽擱仍舊。要到上海來的。深恐紅珏同潤生在他房中。被筱山闖了進來。准得鬧出一場大禍。所以幾次對紅珏說。你們在這地方。必須另行設法。方妙。紅珏反笑他胆小無用。姓吳的已被他老子收了回去。休想再能夠脫身到上海來了。你現在的心思。倒和我十幾年前頭差不多。當初我想小楊同我如此恩愛。一旦被他母親逼往福建。將來一定要回上海來尋我的。豈知守到現在。還不聞消息。這是我本身受過的閱歷。此番決不能再上他的當了。二房東勸他不聽曉。得他正當執迷不悟的時候。勸他徒然。但自己遇着他們來的這天。終覺刻刻提心弔胆。必須待他們去了。方能放心。

果然不出所料。有一天早上，筱山突如其來，他還睡在床上。筱山素不與他迴避，一脚闖到他房中。二房東見了筱山，猛吃一驚，問他怎得來的。筱山嘆了一口氣，說一言難盡。原來筱山最後同紅珏相會的一夜，他父親派來的人與那保人會面接洽之下，同到店中找尋筱山。方知他未曾回店，光景要明天吃飯時候來了。兩人一商議，說他有着生意，還如此模樣。倘若知道生意辭歇，說不定一去不回。無處尋找，何以歸報他老父？所以第二天他一到店，就立逼他捲起鋪蓋，下輪船回轉甯波。到家之後，免不得大受他父親一場申斥，將他鎖閉房中，不許出外。說我輩養你一生一世，也不致用落這許多銀子。鎖了幾天，旁人相勸說：男兒志在四方，豈可鎖在家中？壓煞他的志氣，你也沒三男四女。祇此一子，老人家天年之後，也須令他有自立的能為。纔是道理。此時不如仍放他出來營生，只消儆戒他下次不許再犯，那就好了。他父親隔了些時，氣已略平，聽有人相勸，就把筱山放出牢籠，却不許他再到上海做生意。薦他在本地一家藥鋪中為夥。比他當初在上海木器店做賬房的時候，其苦樂可謂天差地遠。心中雖記掛紅珏，只恨沒機會可以到上海來望他。這回事有湊巧，店中辦貨的先生害了病，沒別人可以代他出門採辦藥材。老板曉得筱山向來出門做生意的，故特派他往漢口辦貨。路過此間，至多只能耽擱兩三天工夫，請他通知紅珏。今夜到此相見，敘敘別後相思。二房東聽了，暗想幸虧昨